

随笔·轻风物语

# 老家的元宵节

□安小悠

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,每年春节前后我最忙碌,实在无暇回老家,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是必须要回去的,一来父母实在惦念我,二来我心里也实在惦念家乡的草木绿水,淳朴热闹的乡音村舍,摄人心脾的袅袅炊烟,还有就是,家乡那一轮照我长大的圆月。

我的老家在龙城镇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,小村不大,也不算小。我常说我家的环境有着绝无仅有的别致,村道呈十字形,村舍沿村道分布,中有小巷纵横。我家门前是一条小巷,幼时父亲在小巷里垫了石板,石板有大有小,间隔或宽或窄。元宵节前后,蒲公英便从石板下钻出,开了黄色的花朵,月光下,花蕊处的露珠闪了光,像落了一颗星星,花朵本身也是星星一颗,我沿着石板蹦蹦跳跳,如同落在蒲公英的童话里。

院子里栽了很多树,树下砌花坛、猪圈和鸡舍,花坛四季有花,猪圈里的



随笔·乡村纪事

## 农家火盆

□陈猛猛

“大雪纷飞半掩门,家人围坐一火盆。添水加材夜深处,窥门不见有来人。”要是看到农人家中火盆支起来的话,那么寒冷的冬天就是真来了,距离下雪的时日也近了。冬季寒冷的日子,终日辛勤劳作的农家人终于可以有空闲围坐在火盆旁,尽情地聊收成,畅谈左邻右舍的趣话,使味道终究有点寡淡的生活变得充满情调、活色生香起来。

在取暖设备不发达的年代,火盆几乎是北方农村冬天取暖的必备品,每家每户的堂屋里几乎都会用上用泥巴糊成的火盆,或者是用砖砌成的一个规规矩矩的池子进行取暖。回想起儿时非常寒冷的冬天,每天母亲早早地将柴火放到火盆里拢起一堆火,不一会儿工夫,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,母亲再将衣服放到火盆上烘烤,然后叫醒一家人起床、洗脸,全家人围坐在火盆周围取暖,于是整个农家院里变得热闹起来,清扫院子、喂猪、做饭、小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去上学,农家一天忙碌的生活拉开了帷幕。

最妙的就数下雪天了。屋子里,家里的大人与孩子在火盆旁一边烤火取暖,一边透过窗户望着屋外随风飘飞的雪花,聊着家常,说着下一年的打算。调皮的孩子有时候吃着从火盆中烧熟透着香甜的红薯,有时候则跑到门外于漫天扬起的雪花中打雪仗,忘我地抒发对

猪白且胖,鸡舍里的一群芦花鸡,很早就出来觅食,啄食草间青虫和地上的沙粒,天黑自动归舍,并坚持如期下蛋,如此乖巧自然深得母亲厚爱。房舍是三间青砖平房,背阴的一面墙上生满岁月的青苔,有月光的夜晚,月落青苔成诗。少时我仰躺在房顶,静静地看月亮缥缈在云雾之中,那云是晕,是纱,是萦绕在眉间年少莫名的忧愁。

每到正月十五,父亲清早便买来两盏灯笼,有瓦楞纸做的纸灯笼,上面画着生肖图案,有圆红灯笼,在里面点了小蜡烛,用细藤挑起,只待夜幕降临,我和弟弟提着灯笼去村道上玩耍,道上全是人,小孩子都提着灯笼穿梭嬉戏,大人们则立在一旁闲话家常。天空圆月高悬,星星眨眨闪闪,似是在元宵节全聚了一处,灯笼在夜色里游啊游,那烛光闪烁,斑斑点点,如同游鱼一尾尾,整条街道霎时变成了一条沸腾的河流。

直到蜡烛燃尽,纸灯笼变成一团火,塑料灯笼被火燎得满是伤痕,我们才被大人们拽回家,意仍在,兴未尽。到家吃汤圆,那香甜至今还回味在唇齿之间。吃完汤圆,我和弟弟便登上房顶,看陆续绽放在高空的烟花,如一朵朵彩色的行云,绽放、散开、落下,瞬间败在了月亮之下。鞭炮声也陆续响起来,各家在门口点燃的蜡烛愈燃愈旺,在月光下跳动成一个音符,唱响元宵佳节万家团圆的歌谣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,村里修了柏油路,平整宽阔的路面成了孩子的乐园,他们在路面上相互追逐、打闹,玩得不

亦乐乎,我在路上练习骑自行车,一辆父亲的自行车,在月光里被我骑得风生水起。虽然那时我瘦且小,只能站着骑,也许是因骑行经验不足,也许是兴奋过头,也许是别的原因,反正最后那辆自行车在一个月圆之夜掉进了柏油路一旁的深沟里,在自行车掉下去的前一秒,我凭着敏捷的身手从车上跳下来,我没事,自行车却报废了,我蹲在月光下哭泣,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,父亲赶来,既心疼又庆幸:“还好你没事。”

转眼已是20年前的事了,如今,村子的结构大致没变,只是房屋多变成了楼房,村道还是柏油路,却加宽和平整了很多,通往我家的那条小巷也铺上水泥,蒲公英只有沿着巷角裸露的土地生长,院子里的猪圈和鸡舍早已拆掉,只剩花坛和树木,花儿依旧开四季,树木一天天隐秘生长,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,几乎全部搬到城市生活,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,他们元宵节玩的是电动灯笼,一按按钮,便发出斑斓炫酷的声光,父母的发间和额前,皆镌刻着岁月深深的痕迹,我也至而立之年。

但无论我何时回去,父母待我始终如幼时,在我不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深夜,我是窗前那轮圆月未央。辛弃疾写下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,当我驱车离开家乡,圆月一直跟着我,我摇窗倚望,村头灯火阑珊处的那人,是我的父亲母亲,车在缓缓前行,云很淡,风很轻,道路跌宕,月光浮沉,他们在我的视线里渐渐变成一个黑点,我不舍离去,如同他们不舍我的离开。



▲国画 蒋春婷 作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,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13938039936@139.com  
投稿邮箱:15839581210

散文·美景履痕

## 蜡梅

□张富存

深冬里,一簇簇蜡梅傲然枝头。此时,我总喜欢徘徊在庭前,徘徊在它为我弥漫的柔情里,看它纷纷繁繁的一树花开,看它一朵朵在严冬里站成一种最动人的姿势,任它袅袅的馨香,氤氲着我柔软的肺腑,涤荡着我孱弱的心扉,不经意间,一种敬畏之情便会油然而生。

原以为,它是为了故作姿态,才特意把自己的身子扭捏得婆婆娑娑、千娇百媚。原以为,它是为了故弄玄虚,以赚取人们同情的眼泪,才特意把自己的花朵开在像“七七相会”那样一年一度才仅有的雪梅情分里。原以为,它就是一个小女子,至于它奇异的芳香,只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天性罢了。

至今我才明白,在它的骨子里,一直燃烧着“铁梅争春”的烈焰,在它的心里面一直装着一个偌大的世界。

它把沃野交于田禾,把广博交于桃李,自己却安身立命在残垣僻巷,甘心栖身幽静一隅。它把大地交于绿叶,蓝天交于硕果,甘愿攀缘在生命的夹缝里,即使耗得瘦影一袭,也无怨无悔。它把激情交于寒冬,真情交于春天,痴情交于大地,因此它的花香才会那么浓烈,那么与众不同。

正在长冬里彷徨的人们,如果能一睹一枝蜡梅的绽放,那惊喜一定不亚于摸索在黑夜里的人看见灯盏,不亚于迷航的人瞥见向标。在这凄冷的寒光里,似乎也只有蜡梅,风霜摧不垮它,酷寒虐不动它,雨雪降不服它,它以坚贞的品格,星星燎原的意志,给冬以震撼,给春以慰藉,给守望者以力量。

我常常把蜡梅冥想成一种女子。看它端庄的外在,冷艳的容貌,仗剑的目光,而又不失其温婉慈爱的母性。

穿行在纷纷扰扰的尘世间,难免会有磕碰,每当伤痕累累地回到家,我常常依偎在它柔柔的怀抱里,任它旁逸斜出的手抚摸着受伤的身体,任它温馨撩人的花香慢慢浸入我的心扉,舔舐着我的伤口,慢慢地,所有的患得与患失、烦闷与不快,都会在它的悉心抚慰下,烟消云散了。

每每此时,我也多想做一株蜡梅树呵,摇摆 in 深冬里。